

台湾牛樟芝在中医临床的应用与发展

作者简介：苏志诚，中国中医师、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博士

自 1990 年由中国臧穆教授与台湾苏庆华博士在云南共同发表台湾牛樟芝为灵芝属，是首度被以中药材的面貌向世人展现，亦如神农尝百草般的故事，台湾牛樟芝亦有民间用药的传说，因为天然牛樟芝寄生于腐朽牛樟树，而牛樟树早期主要生长分布于台湾的中高海拔林地，所以相传由台湾原住民最早就地取药，作为族民解宿醉、牙痛或身体遇感不适之治疗用药，甚至相传来自大陆于台湾宜兰地区的开台先民吴沙中医师也是使用台湾牛樟芝为临床中药，所以牛樟芝在台湾民间应用为中医临床治疗用途已有逾 300 年之久，而首次见诸医学文献则是在 1987 年台湾嘉义地区蔡吉雄中医师所发表的牛樟芝在临床的主治应用。

回顾台湾牛樟芝药用历史，似乎可见到 1990 年是时间的分水岭，台湾牛樟芝不仅在命名学上受到台湾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也同样台湾牛樟芝的药理特性受到诸多药学或应用化学等专家、博士们相继投入研究，至今在台湾发表硕、博士论文也超过 400 篇，深入剖析其药用植物的生物特性与化学结构，但也渐模糊其在中医发展为植物用药的巨大潜力。

从牛樟芝为台湾的地道药材的观点，正如畚自强在《中草药便典》提到，“百药单用、功效独特、一花一草、皆为良医。”而台湾庄一全博士也诠释牛樟芝是“单味药具复方效果”，或如谚语所言“单方气死名医”，说明台湾牛樟芝当然可以发展成一味具医疗效用的中药材，但也并非治百病，或单用即可战胜某一疾病，因为从中医的看疾病的发展机理，首先就发病的三因学说论析，疾病发生包括内因、外因、及不内外因，疾病在人体是会传变的，当疾病单纯是由邪气入侵，且尚在演变的初期，以单药发生独特疗效，功同神医也未尝不无可能；但也是很有趣的中医论点，每个人是不同个体，相同外邪同时发生在两个不同人时，其疾病发展的途径与变化，也是因人而异，所以有同病不同治的中医论说，这也是所有单味药在发展为治疗用方时，所面临到最大的限制，台湾牛樟芝也是同样有相同的境遇。所以当台湾业界努力将牛樟芝塑造为万灵妙药时，在作为推展医疗用药上的艰难程度是显而易见。

从中医方剂学的用药治疗原则，组方中各依其药性、归经、以及使用药量分

别可为君药、臣药、佐药、以及使药的功能，牛樟芝已被大陆定位台湾的地道药材，所以在临床上治疗应用的范围是增大扩张的，如笔者在 2013 年发表的「台湾牛樟芝的性味、归经与功效研究」，牛樟芝的性味为辛、苦、微甘、归肝、胆、肺经，作为清热解毒、消痈散结，用以治疗肝郁胁痛、症瘕痞块的肝肿瘤疾病，在组方使用上，可在患者早期或中期病征时，应用牛樟芝在组方中为君药用以治疗，但肿瘤患者中晚期或晚期时，牛樟芝在组方中的应用不一定是君药、或是更合适作为臣药或佐药。又如今年笔者在中医防治阿兹海默病的研究，以樟芝升百汤在阿兹海默病模型大鼠的药理实验上，显示出该组方具较佳疗效，而牛樟芝在组方药理功效上则为使药，以其功效清热去火、兼以醒神。由上可知，牛樟芝在临床治疗的用途，不再局限以往的肿瘤治疗或解酒，甚至从预防医学的保健用药，牛樟芝的长期用药总量将不亚于治疗恶性肿瘤的短期快速用药总量。

当然依牛樟芝的药性与功效，应用于临床治疗的范围，也不限于上述药效的功能范围，目前台湾业者对于订定牛樟芝子实体或菌丝体的药物标准，已有多年的讨论，虽然无法取得一致性的意见，但这不妨碍在中医临床上的应用，这也是中医药的特性之一，由于中药材不仅可使用原料药，应用其原始基本药的性味与功效，当中药材经炮制后，有时可限缩其功效、改变性味，但也可能改变其功效与性味，丰富其治疗上的应用范围，而且在中药材应用上，更不会讨论是原料药功效好、抑或炮制药的好，这即是临床治疗仍然回归论证辨治，因病患的病情而异，或病情的发展，无论是选择原料药或炮制药，皆是依病情治疗需求而定，就算是广为世人所用的韩国高丽红参，也不是原料药，而是炮制药，因此不妨将菌丝体的牛樟芝当作炮制的一种方式，如此在治疗上也是多了选择性，但对于栽种或培养的基质，仍须回归子实体来源的本质，否则就难以称为「牛樟芝」。

以人参为例，中医方剂学中有独参汤，单用人参作为急救灌治阳虚症患者，在此不仅是君药，也是单一味药，但其治疗用药的范围就不大，但人参在方剂上应用，以其补虚药的药效，可以应用在治疗上的功效范围即十分广泛，也非要担任君药角色，无论是臣药或佐药，皆无损其数千年来在中药材的地位，所以台湾业者在发展牛樟芝为医疗用药时，从西医药理上的研究是可以符合国际潮流趋势，

但如能省思回归中药材的定位，从牛樟芝的性味、归经与功效多加探讨，从而深入探讨方剂组方中加入牛樟芝的推广与研究，不仅是将牛樟芝推广患者使用，更重要的是让中医师熟悉牛樟芝，因而产生更多的牛樟芝相关组方，造福患者，形成牛樟芝生产业者、中医师与患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对人民社会也是大福气。